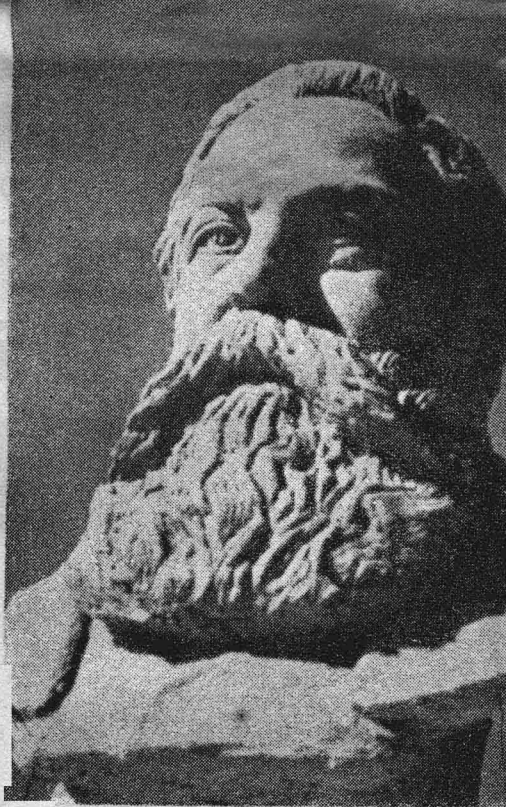




著斯格恩

人到猿從

社放解

從猿到人

恩格斯著



解放社

人 到 猿 從

斯 格 恩 者 著

遠光于·華葆曹 者 譯

社 放 解 者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者 行 發

- 版初月六年九四九一 •
- 版三月五年〇五九一 •

譯者底話

恩格斯底這兩篇論文，是根據一九三五年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出的，譯時並曾參考過俄文譯本。『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一篇未發表的草稿；『人底進化過程』是他爲自然辯證法一書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標題是我們所加的。

譯者 一九四八年八月

目 錄

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	一
人底進化過程·····	三

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

政治經濟學家們說：勞動是一切財富底源泉。其實勞動與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底源泉，自然界提供勞動以材料，而勞動把材料變爲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如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底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的確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在好幾十萬年以前，在地質學家們所叫作的第三紀——究竟在第三紀底哪一時期現在還未十分確定，大約是在末期——在熱帶某一地方，大概在現已沉到了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上，生活着一種特別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達爾文曾經把我們的這些祖先大致描寫給我們：它們滿身是毛，下顎有鬚，兩耳尖聳，成羣地生活在樹上。

最初，被它們的生活方式所限制，在攀援時手所起的作用與腳不同，這一猿類開始擺脫用手在平地上行走的習慣，而漸漸地採用了直立的行走。這就是從猿轉變到人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一切現在還活着的類人猿，都能直立起來並單獨以兩腳向前走，但僅只在需要和毫無辦法的時候才這樣做。它們自然的行走是採取半直立的樣式，還需要用手來幫助。大多數的類人猿是把拳頭支在地上，使身體和彎着的兩腿穿過兩長臂之間前進，就像跛子扶着兩根拐杖行走一樣。一般講來，我們現在還可以在猿類中間觀察到從四肢行走到兩腳行走的一切過渡階段。但是一切猿類都只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兩腳行走。

如果說我們遍體長毛的祖先之直立行走，最初乃是習慣，而後來才漸漸變成一種必要，那末必須有這個前提：手在這時期愈來愈多地從事於其他活動了。在猿類那裏已經有了手與腳底某種分工。如我們剛才說過的，在攀援時手與腳是使用得不同的。手特別是用來摘取和握住食物，就像某些較下等的哺乳動物使用前肢所作的

一樣。多數猿類用手在樹上築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樣在樹枝間修造住處以避風雨。它們用手拿着木棒抵禦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擲擊。它們在被捉住以後用手做出許多簡單的模倣人的動作。但是正在這裏我們看到：在甚至最和人相似的猿類底未發展的手與經過幾十萬年的勞動所高度形成的人手之間有着何等巨大的距離。兩種手底骨節和筋肉之數目與一般構造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級的野蠻人底手，也還能做幾百種爲任何猿類所做不到的動作。沒有一隻猿手曾經製造過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從猿轉變到人的好幾十萬年的過程中逐漸地學會了使用自己的手適應於一些工作，而這些工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那種現在退化到類似動物的狀態而同時在身體上也退化了了的野蠻人，比起這種過渡期間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從這時一直到人能够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的時候，可能已經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了，這段時間如果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間相比，後者就顯得短促得不足道了。但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終於完成

了：手變得自由了，能够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但是勞動底器官，它還是勞動底產物。只有由於勞動，只有由於經常與新的工作相適應，只有由於這樣獲得的筋肉、韌帶、在更長時間內還有骨骼底特殊構造遺傳下來，而且只有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在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工作上不斷革新地使用，人的手才得到這樣高度的完善，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彷彿憑着魔力似地產生拉飛爾（Raphael）底繪畫，騷爾瓦爾德森（Thorw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樂。

然而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它僅僅是整個極其複雜的機體底一個單獨的肢體。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整個身體，手為身體而服務——的確以雙重的方式服務：

第一，由於達爾文所稱為相互助長的規律底結果。依據這一規律，一個有機生物個別部分底特定形態經常是和其他部分底某些形態相聯系的，雖然在表面上它們

似乎沒有任何關聯。例如，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並以兩個骨節來聯結後腦骨與第一節脊椎骨的動物，無例外地都有乳腺來哺養其幼子。同樣地，哺乳類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來反芻的複雜的胃囊相聯系的。身體某一部分底形態之改變，引起其他部分底形態之改變，雖然我們還不能解釋這個聯系。藍眼睛的純白貓總是或差不多總是聾的。人的手之逐漸改進，以及隨此而來的兩腳之適應於直立的行走，由於這種相互關係，無疑地要起反作用於機體底其他部分。然而這種作用現在還研究得太少，所以我們在這裏只能作一般的敘述了。

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手底發展對其他機體的直接的和可證明的影響。如我們剛才說過的，我們的猿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人，即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因此顯然不可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由於手底發展，由於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而這種統治隨着人的眼界每一個新的進展而擴大。他們從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種屬性。另一方面，勞動底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而且這樣一來，互相幫助和共同

協作底情形就增多了，這種共同協作底好處對於每一個人就一目瞭然了。簡單地說，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了。需要產生着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音調底抑揚頓挫之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底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可以拿與動物的比較來證明。動物之間、甚至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東西是很少的，這些東西它們不用發音清晰的語言也可以互相傳達出來。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感覺到不能說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是一種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底馴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來中所養成的對於發音清晰的語言的聽覺是十分敏銳的，以致在它們的想像所達到的範圍內，它們能學會聽懂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這樣的感覺力，如對人依慕、感謝等等，而這些感覺力是它們向來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接近的人不能不承認：這些動物現在常常感覺到不能說話是一種缺陷，不過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

厲害了，所以無論如何這種缺陷是補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適當的發音器官，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底口部器官和人底口部器官當然是最不相同的了，然而鳥却是唯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鳥中具有最討厭的聲音的鸚鵡却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它之整小時地反覆說它那幾句話，的確完全是出於它喜歡說話和喜歡和人往來。在它的想像所達到的範圍內，它能學會懂得它所說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以謾罵的辭句教給鸚鵡，使它能夠想像得到這句話底意思（這是從熱帶回來的水手們底主要嗜好），然後惹它發怒，那末我們馬上會看到：它會一點兒也不錯地使用它的謾罵的辭句，好像一個柏林女商人一樣。在乞求好吃的東西時，也正是如此。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同勞動一起產生的語言——這兩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才逐漸地變成在基本構造上完全相類似但較大和較完善的人的腦髓。但是與腦髓底發達相並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發達起來了。正像語言底逐漸形成必然地被伴隨以聽覺底相當改善，腦髓底發達一般

地被伴隨以所有感官底發達。鷹比人看得遠得多，可是人識別東西却遠勝於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覺，可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種物件底特定標誌的嗅味底分之一。至於味覺，猿類也不過剛剛有一點兒最粗糙的萌芽，而在人那裏，則由於勞動的緣故，已經隨着手底發展而首先形成了。

腦髓和爲它服務的感官底發達之反作用，愈來愈明白的意識、抽象力和推斷力底發展之反作用，給了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以一個完全新的推動力。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並不曾從猿和人最終分離的那一瞬間起就停止了，而是在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時代依據不同的程度和方向繼續不斷地進行着，有時候在某些地方可能發生退化的情形，但是當作整個來看它總是大踏步地前進着；隨着完全的人底出現，又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因此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一方面被它強有力地促進着，另方面却被它向更確定的方向推動着。

從生活在樹上的猿羣進化到人類社會之前，的確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在地球底歷史上只不過是我們人類生活中的一秒鐘。但是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猿

羣與人類社會間的具有特徵的差別，我們又發見是什麼呢？是『勞動』。

猿羣只要有它們足以果腹的食物地區，就心滿意足了，這種食物地區是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抗拒了附近的猿羣而分得的。它們從事於遷移與鬥爭，以獲取新的食物地區，可是除了無意識地用它們的糞來施一點兒肥以外，它們卻沒有能力從這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數量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的食物地區都被佔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猿類底數目最多也只能像往常一樣。但是一切動物對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摧毀還在胚胎狀態中的食物。狼不像獵人一樣，它對於明年一定生出小鹿來的牝鹿是不加憐惜的。希臘的山羊，吃食一切幼嫩的灌木，不讓它們成長起來，把該地所有的山嶺都吃得精光。動物底這種『掠奪經濟』在物種底漸變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它逼迫着動物適應於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底構成也漸漸地變

● 這一方面的第一等權威湯姆生爵士 (Sir W. Thomson) 曾經計算過：從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長植物和動物的時候起，有一萬萬多年已經過去了。

得不同了，至於不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則就滅絕了。

毫無疑義，這種掠奪經濟強有力地推動了我們的祖先之變成人。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一種在智力和適應能力上比其他一切猿類都高得多的猿類，所以這種掠奪經濟底結果，就是食料植物種類底數目愈來愈增多，這些食料植物中可吃的部分也愈來愈加多，簡單地說，就是食物愈來愈複雜，因而輸入身體內的材料也愈來愈複雜，而這便是我們的祖先變成人之化學條件。

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同製造工具一起開始的。我們所發見的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我們已發見的先史時期的人底遺物來判斷，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種與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底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而同時又是武器。打獵和捕魚是從只吃植物轉變到同時也吃肉的前提，而這又是進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着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肉類食物較之植物食物縮短了消化過程以及其他營養過程所必需的時間，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時

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在形成中的人離植物界愈遠，他們超出於動物界也就愈高。正如用植物和肉類一塊兒來飼養野狗和野貓，使它們變成了人底服役者一樣，兼吃植物和肉類的習慣，大大幫助了增強正在形成中的人底體力和獨立性。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肉類食物對於腦髓的影響；這種爲腦髓底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比過去更多得多地輸送到了腦髓裏去，而腦髓就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不管主張素食的先生們怎樣不高興，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不肉食，人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種中，有一個時期會因肉食而進於吃人（柏林人底祖先，范萊塔勃人（Weletaben）或維爾茨人（Witzen），在十世紀還吃他們的父母），但是在今天我們並沒有這種事情了。

肉食產生了兩種有重大意義的新的進步：火底使用與動物底馴養。前者更加縮短了消化過程，因爲它給口提供了可說是已經半消化的東西；後者使肉類食物豐富起來，因爲它同打獵一起開闢了更經常的新的食物來源，並且還供給了在各種材料

上是和肉相等的像牛乳及其製成品一類的新的食物。這樣，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爲人的新的解放手段。把它們間接的影響一件一件地來講，未免離題太遠了，雖然對於人類和社會底發展來說，它們實在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正如學會了吃一切可吃的東西，人們也學會了在任何一種氣候下生活。他們分佈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他們是唯一具有無上權威的動物。其他的動物，雖然也習慣於各種不同的氣候，但這並不是它們獨立的行動，而是和人在一起才作到的，類如家畜和有害動物，就是這樣。從原來居住的總是一樣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夏冬兩季的地帶後，就造成了新的需要：住房和穿衣來抵禦寒冷和潮濕。同時也造成了新的勞動領域和因之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離開動物愈來愈遠了。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底共同作用，人才變成有能力來進行更複雜的活動和能力來提出和達到更高的目的——這不僅對個別的人來說是如此，而且對社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勞動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打